

中國畫名家冊頁典藏

吳昌碩冊頁

昌碩



中國畫名家冊頁典藏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國畫名家冊頁典藏

吳昌碩冊頁

編者

中國美術館

責任編輯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裝幀設計

王肇達 李介一
聿文 黃舜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

製版

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製本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開本·印張

三七〇×二六〇毫米 七

版次

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340-0762-3/J·657

因寄所托 取諸懷抱

鄭作良

歷史的意識主要產生於英雄豪傑，社會的意識主要產生於士大夫與學者，而文化的意識則主要產生於文人墨士。處在社會變革與歷史漩渦中的文人，他們雖然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但對於他們來說，不是去做驚天動地之事，而責任在於保存和發揚這種理念。從「屈騷精神」到司馬遷的「憂患意識」，這是中國文人愛國精神的集中體現。

吳昌碩出生在鴉片戰爭後不久的一八四四年，後又經歷了太平軍起義、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軍閥混戰以及「五四」運動等許多風雷激蕩的重大事件。異族的侵辱，國土的破碎，社會的不安，民衆的貧窶，使傳統文人畫理論中「人品為上」的觀念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中國畫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與其說是畫家的精神寄托，毋寧說是畫家人格與民族情懷的體現。吳昌碩畫梅，「寫梅取有出世姿」，「紅霞裹住頗黎天」，「霜天千氣象，老格鬥精神」，「華明晚霞烘，幹老生鐵鑄。歲寒有同心，空山亦松樹」，他畫松，「鬱勃縱橫如古隸」，「畫樹墨狂飲，借以吐塊壘」；他畫蘭石，「葉蕭蕭，歌楚騷。鼓素琴，霜月高」；畫松竹，「歷劫不靡梅竹松，歲寒氣味君子風。補天誰有好手段，頑石跳出媧爐中」；畫菊花，「寫菊取有傲霜骨」；畫桂花，「冷落無聲」；畫紫藤，「華重明珠滴香露」。詩裏墨間無不滲透着他的人格與情思。家國破碎，民遭亂，反激出文人及藝術家們特殊的憂國愛民的民族情感與憂傷。對於「補天誰有好手段」的當時，他只能利用中國畫這種獨特形式和詩作來洩吐胸中鬱勃不平之氣。在我看來，中國畫是一種主觀行為，中國畫的「寫意」是畫家「性靈」、「思想」和「意識」的集中表現。換言之，用筆、構成、色彩所形成的內涵格調與外表潛在的張力是畫家個性與精神世界在藝術上的外化。

缶廬詩自序曰：「予幼失學，復遭離亂，亂定奔走衣食，學愈荒矣。然大雅宏達不肯薄視予，恒語以詩，心忤悸動，私讀古人詩仿為之，如盲人索途，茫然昧然，不知東西南朔也。」從少年時代起就經歷失學、戰亂、饑荒、流浪和漂泊生活的吳昌碩，是時代造就了他亢直、自強、宏達的性格，這種精神在他晚年作品中尤為突出。國家與文化的悲愴是古今中外歷史上許多大師產生的歷史背景，同時也是產生不朽之作的歷史動力。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出現與其風格的形成，首先是時代的影響，其次是人格與畫品。前者是精神和藝術行為的基礎動力，也是民族意識與抱負，有道義也有義務；而後者則是這種精神與藝術行為的品質和人生價值觀的體現。人格使藝術崇高，時代使藝術深沉。時代精神與人格的互補和完美結合，必將產生大家，吳昌碩就是那個時代所產生的中國畫大家。面對「一自媧皇精衛去，補天填海已無人」的漫漫長夜，吳昌碩並不消沉，也沒有失望。他雖然用「惡詩一官悲填膺來鞭撻濁世，但還是「願彼蒼天頤窮民」，嚮往的是「陽和煦照萬物生」的美好景象。這與八大山人那種悲切懷舊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的作品有高亢而無孤傲，有鮮麗而無情柔，有熱情而無靜謐，有勃發而無冷寂。因此顯示出「重、大、拙」的一代大家風範，一掃舊文人畫的甜俗與萎靡之氣。

鴉片戰爭之後，隨着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開始在舊中國萌生，封建主義已土崩瓦解，西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逐漸滲入中國。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大港口，久居滬上的吳昌碩必定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他的畫風是屬於革新派，是繼虛谷、任伯年、趙之謙之後的承前啟後的傑出畫家。

吳昌碩

設色花卉冊

浙江省博物館藏

書畫合冊

中國美術館藏

墨筆十二洞天梅花冊

中國美術館藏

花鳥山水冊

中國美術館藏

墨筆花卉冊

浙江省博物館藏



設色花卉冊選一/光緒甲辰(1904)/38.1×41.7cm



設色花卉冊選二/光緒甲辰(1904)/38.1×41.7cm



設色花卉冊選三/光緒甲辰(1904)/38.1×41.7cm



設色花卉冊選四/光緒甲辰(1904)/38.1×41.7cm



錦魚龍青冊蓮五 / 光緒甲辰 (1904) / 38.1 × 41.7cm



書畫合冊之一/丁巳(1917)/32.7×37cm

素手自是宅後榮
花多崦高低縱雪
而今更此攜紅要占
峯雪爭絕

丁巳四月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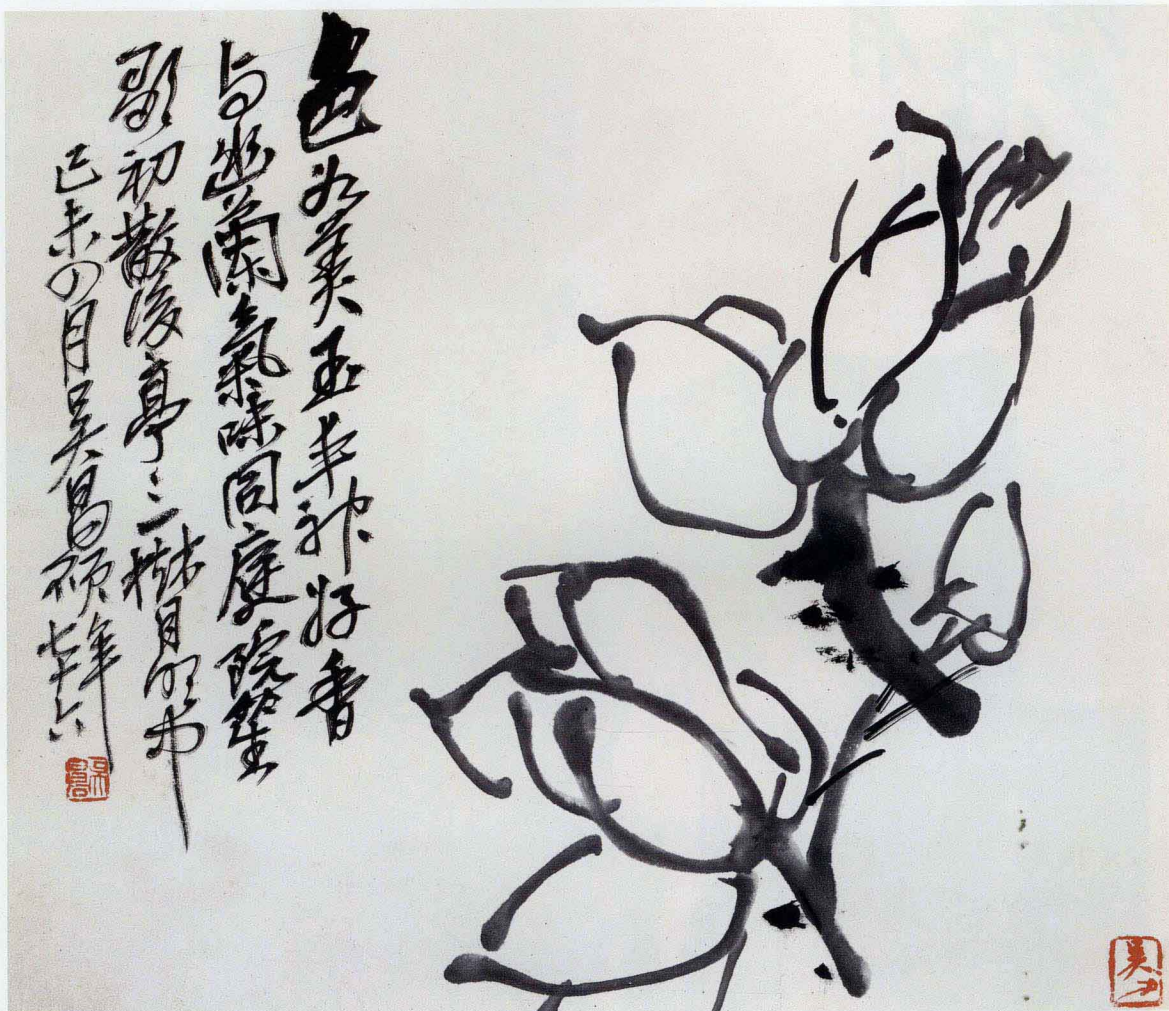




書畫合冊之二/32.7×37cm

鞠有
黃花
老缶





書畫合冊之三/己未(1919)/32.7×37cm



書畫合冊之四/己未(1919)/32.7×37cm



書畫合冊之五/32.7×37cm